

德智體兼備·光耀體育史

天才球王李惠堂(上)

●汪清澄

自小體弱踢球健身

在中國體育史上，無論是談運動技藝、道德表現、文學造詣及國際地位和聲望等，都享有盛譽的，除足球王李惠堂外，實在找不出第二人堪與媲美。談中國足球運動的進步和發展，也和他關係密切。

這位體壇奇才，字光樸，別署魯衛，原籍廣東五華，一九〇五年（民國前七年，清光緒三十一年）九月十八日，在香港大坑村出生，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，因心臟病糖尿病，在香港法國醫院逝世，結束了他多采多姿的一生，享年七十五歲。

他的父親李浩如，早年家庭貧苦，自幼失學，在香港開埠初期到香港從事建築，因承建粵漢鐵路及港九各大要道大建築工程而致富。母親陳氏是中山望族，另有庶母二十三人，姊弟妹六十多人，可以說是鐘鳴鼎食之家。

李惠堂排行第三，而實則為長子。六歲

在五華錫坑鄉老家由張雙招秀才啓蒙，八歲返回香港，他父親延請了李柳灣秀才來香港教讀古書。李浩如一生深感未受教育的苦惱，在香港經商不懂英文實在不便，於是在李惠堂十四歲時被送入皇仁書院學習，希望能精通英文，以便將來繼承事業，大展鴻圖。

那知，人各有志，興趣不同。李惠堂曾多次對人說，他從出了娘胎便和皮球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小時候一切玩具都不要，就是喜歡踢皮球，如果一天裡不踢踢球，便感覺渾身不對勁，難過極了。

他幼年時候，身體很弱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踢球完全是興趣，爲了修養，也爲了鍛鍊身體，並沒有期望得到甚麼樣的成就，想不到後來體格愈來愈強壯，球技也飛躍進步，成爲國家代表隊的台柱，人人推崇的一代球王。

在六、七歲左右，他每天和鄰居小朋友一起踢球玩耍，父母對他特別溺愛，從不干

預。到了十至十五歲時，父母認爲少年應該專心讀書，頭腦裡是「勤有功，嬉無益」的舊思想。尤其是父親李浩如管理特別嚴格，禁止他再踢球，如被發現踢過球，必然會挨打挨罵，即使去看足球比賽，也要受責備，甚至受罰連飯都不准吃。

可是因爲他太喜歡踢球了，以百折不撓的精神，打罵任由打罵，依然偷踢偷看。後來球技日漸進步，十歲便能和甲組球員一起練球，同村父老認爲可以造就，經不起南華體育會前輩的慫恿和勸導，一九二一年十六歲就代表大坑村，秘密報名參加香港夏令杯足球賽，而至代表南華隊，由乙組升到甲組，並當選爲遠東運動會的國腳，他父親的思想也逐漸改變，由耳聞而至目見，對足球運動有了興趣，終於成爲超級球迷。凡遇李惠堂出場比賽，必然是球場座上客，使李惠堂大受鼓勵。

他父親頑固的頭腦，竟受李惠堂不斷努力奮鬥精神感動而轉變過來，使球王縱橫球

場二十五年，創下了我國體育史上震古鑠今的輝煌績業，李惠堂認為這樁事算得是他最大的成功。

南征北討以球會友

由於他球藝高超，得有許多機會隨隊南征北討，周遊世界，增長了不少見識，結交很多良師益友，被推為亞洲足球協會副會長、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及技術委員，豐富了他的人生，如果有來生，他仍然要選擇足球這條路，曾寫了兩首詩，表明他對足球運動無悔的心志：

自幼早堅球運志，
風霜不改百年心；
世間喜見多同道，
到處天涯共賞音。
一技相憑四海遊，
家無僥石未嘗憂；
窮鄉僻壤人皆識，
不枉當年學踢球。

李惠堂的足球生涯，從一九二三年十八歲由南華乙組球員升入甲組，便屢建奇功，鋒芒大露，接著當選為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代表，直至一九四七年四十二歲高掛球鞋為止，先後馳騁球場二十五年之久，享譽之隆，至今無人可及。

他自認有冠軍命，一九二三年首度出山，代表南華參加香港第一屆甲組聯賽就奪得錦標，一直到抗日戰爭以前，南華隊在甲組

聯賽共得九次冠軍，特別銀牌也得九次冠軍，他都有功。

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四年，曾參加四次遠東運動會，也屢建奇功，連得錦標。

一九二五年到上海，加入樂群隊，一九二六年樂群改名樂華，參加英國人主持的西聯足球會史高塔杯比賽，以四比一大破蟬聯冠軍九屆的臘克斯，震驚球壇。一九二七年參加甲組聯賽，天生一雙怪腳的李惠堂，表演獨步遠東的百步穿楊絕技，勢如破竹，為樂華隊同時囊括高級杯與中華體協的甲組聯賽冠軍，而李惠堂也因此成為家喻戶曉，富有傳奇性的人物。

最難忘三箭定天山

李惠堂在上海五年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），對上海的足球運動產生了鼓舞作用，使水準提高，風氣大開，球迷對於足球的鍾情，如癡如醉，「七人制」的小型足球比賽，也從那時開始，街頭巷尾到處有青年學生踢「永」字牌的橡皮球，對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，也具有深遠的影響。

一九三一年秋，攜眷僑居雅加達，與戴麟經聯袂效力華僑群力隊，使該隊首次奪得甲組聯賽冠軍，華僑們大為揚眉吐氣。一三三四年荷屬東印度群島（印尼）首次參加遠東運動會，曾以七比二大勝日本，其中有華僑選手五人，也有屬於群力球員。他在印尼協助華僑足球的發展，自亦功勞不小。

一九三五年他代表香港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，對江蘇一場大勝二十四比零，李惠堂射入十六球。最後對廣東隊爭冠軍，觀眾逾十萬人，以三比一奪得錦標，所射三球由他一人包辦，當時報載「李惠堂三箭定天山」，即指此事。

此外，李惠堂還曾參加過麗華杯、國際銀杯、埠際賽及全國分區賽等，也都不負眾望，建立殊勳，奪得錦標。

一九四八年改任國家隊教練，一九五四年參加馬尼拉第二屆亞洲運動會，一九五八年參加東京第三屆亞運會，他都運用奇謀，為我國奪得兩屆冠軍。

一九五七年馬來亞（一九六三年改名馬來西亞）獨立，舉辦默迪卡國際足球賽，李惠堂率香港東方隊遠征澳洲後順道參加，利用「麻將戰術」竟連挫強敵，一舉奪得冠軍。此後他又為中華隊執掌兵符，奪得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五年兩屆冠軍。

從十八歲到三十二歲，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是李惠堂的黃金時代，他的球技，已進入藝術化的境界，主要的是得自天賦和苦練，沒有聽說過，他有什麼啟蒙教練，而是因生長在足球風氣濃厚的香港，從小觀摩學習，無師自通，加上聰明反應快，身高一八二公分，體重八十公斤，身材魁梧，射門腳頭力道極強，又能左右開弓，無論盤球傳遞都恰到好處，通常上乘防守球員，兩人也釘不住他。

同時他頭腦冷靜，對於全場的形勢，瞭如指掌，所以只要得球一舉一動，都有威脅力，這是一種智慧與技藝的揉合，令觀眾看來，讚口不絕，實在過癮。

聲東擊西閃電戰術

李惠堂的足球技術是全面的，無論左腳右腳，大腿小腿，胸部頭部都運用上去，而且善於爭取時間，把握機會，在沒有球時，他觀察情勢，走到有利位置，一得球便突然間動如脫兔，閃電般的發動攻擊，筆者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在四川成都華西壩，看過他的表演，對這一點特別印象深刻。

他最拿手的一招是臨門臥射，也是他的射門標誌。他曾向筆者解釋說，他射門的動作，本來和大家一樣，沒有什麼特別，後來因為善射成名，每次出場比賽都成了眾矢之的，看守他的對方球員，每遇臨門起腳射門的緊要關頭，總是設法阻撓他，撞他失去重心，不能順利射門。

從多次被人糾纏的經驗中，他靈機一動，想出了這個好辦法，就是當對方球員準備撞他前一剎那間，突然故意摔一跤，轉移對方的注意力，同時快速起腳射門，果然這一聲東擊西的招式，非常管用，一直維持了二十多年，據他估計大約在一百次射門中，有六十次以上是要摔跤的。

李惠堂對他想出來的妙招，非常得意的解釋說，其優點是：第一可以避免對方的衝

撞或受傷。第二對方門將見有人倒地，不禁會呆了一下，沒有注意到他已在射門，命中機會增多。第三臥射時足部可以伸長幾寸，有時在走動中不能發射的球，可於臥射時奏功。

以在二三十碼外善射馳名的李惠堂，幾乎每場比賽都有建功，每個球季最少射入七十球，拿二十五年的球齡估計，應已超過巴西球王比利一千二百八十一球的紀錄了。比利在射滿一千球時，巴西曾發行郵票紀念表揚，李惠堂射入球的數字缺乏正確統計，因此沒有人注意這件事，他自己也深感遺憾，特寫詩兩首，感慨一番：

生平放眼空餘子，
射戟轅門數不知；
百步穿揚人共譽，
紅鬚碧眼也驚奇。
百年養士古人風，
今見西方禮遇隆；
歷盡風霜吾老矣，
聊憑歌詠寄微衷。

足球王李惠堂還有一個奇特現象，即一生中用頭頂進對方球門的球，寥寥可數，在他記憶中，大致不會超過五球。究其原因，他說一九二三年由南華乙組升為甲組球員時，踢左內鋒位置，而任中鋒的是頭頂功夫有名的黃柏松，此君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，曾當選第四至八屆遠東運動會代表，他有一個怪癖氣，無論球從那個方向來，不管

落點在那裡，也不管你是隊友或對方，祇要他能追到球，一定爭著跳起來去頂。李惠堂當時初出茅廬，經驗尚淺，被頭骨特別硬的黃柏松，碰過幾次，感覺有些吃不消，後來索性退後十碼八碼，等候找機會射門，讓黃柏松一人去頂。

因此，李惠堂不頂球的習慣，日漸加深。此後凡遇球王用頭建功時，大家便認為是一樁稀罕的事。

射穿球網球怪發飆

李惠堂自己也痛恨少用頭頂的習慣，尤其後來他擔任中鋒，成為領軍大將，頭頂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。他認為如果有黃柏松的頂上功夫，在技術和功勞簿上，無疑地會更上層樓。

黃柏松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逝世，李球王有詩表示悼念：

叱咤球壇幾十年，
銜鋒陷陣每身先；
銅頭鐵腳人今渺，
自有英名入史篇。

昔年萬里御長風，
異域奔馳立大功；
碧眼球人相告誡，
慎防黃姓瘦中鋒。

用頭頂球建功，大多在球門附近，由於他射門技術特佳，愈接近球門看守他的人愈多，扯衣服拉褲子或包圍衝闖，使他用頭頂

的機會也相對減低，這是球王少用頭攻的另

一原因。
李惠堂射門技術變化莫測，而且力量很大，大得會射穿球門網，也曾踢死人，對於這一傳說的真實性，晚年筆者陪他打麻將時，曾向他求證。

李惠堂說，射穿球門網是有的，那是一九四一年他代表香港南華隊遠征馬來亞，在檳城對陸海空軍聯隊。十多天前，南華隊以二比四敗給新加坡的陸海空軍聯隊。而新加坡的軍聯隊又曾以一比三，敗給檳城的軍聯隊，照這個情況看來，南華隊當然凶多吉少。檳城球迷也一致看好軍聯隊，而檳城軍聯隊自己也趾高氣揚，認為勝利有絕對把握。想不到兩隊一交鋒，情勢大變，南華隊士氣旺盛，人人賣力，以十一比零把軍聯隊打得落花流水，球王李惠堂射入七球，其中有一球真的把球門的網射穿了。

至於在球場上踢死對方球員的事，他說絕對沒有。不過有一次踢自由球打得一球員昏迷不醒。

那是一九二九年，首次隨隊遠征印尼，在雅加達對巴城聯隊一仗，有位荷蘭籍球員，站在十碼遠處用頭去頂他踢出的自由球，結果被打昏迷，經過二十六小時後才清醒過來。

他爲了自衛，一腳踢死一個球迷，是球場以外的事。

此事發生於一九三一年，南華隊遠征西

貢，越南隊的守衛和南華的譚江柏起了衝突，當地球迷加入戰團，驟然變成一場肉搏混戰，有一越南球迷用木棍敲擊他的後腦，爲了反擊自衛被追上後一腳踢去，踢中下顎，結果這一球迷在廿四天後不治身死。提起這件事他認爲終身遺憾，深自疚悔，不該一時過於魯莽舉足太重，把一個越南朋友犧牲了。

李惠堂早年出山被稱爲「球怪」，寓意射門技術超群，不敢說後無來者，但前無古人，應是我國足球圈裡不表反對的事。罰十二碼球對李球王來說，應該是十拿九穩，但也有失足的時候，竟有在一場比賽中連射四個十二碼，一個都沒有射進的情形，說來真有些令人不敢相信。

叱咤球場偶有失手

李惠堂說，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，代表華東隊對華北隊作分區足球錦標賽，當天必須分出勝負頒獎，不能延期。球賽進行中大雨傾盆，球場上水深盈尺，天氣又冷，球員們全身濕透。他主踢四個十二碼球，都因立足不穩，皮球漂浮在水上，任你出盡平生力氣，踢得火花四濺，皮球也踢不到三尺遠，當然沒有辦法射到球門裡了。

另一次是一九二三年，他隨南華隊遠征澳洲，第三場比賽雙方勢均力敵，戰成二比二平手，在結束前三分鐘得一只十二碼球，由李惠堂操刀，因求勝心切，在極度緊張的

情形下，對準死角，使守門員無法挽救，結果把球踢歪，斜出左邊門柱一尺，應勝而未勝，隊友們埋怨他，自己也懊惱到當晚不能合眼睡覺。

想不到第二天翻開當地報紙一看，卻大肆讚揚南華隊運動道德好，說中國是文明之邦，把裁判員不應該判的十二碼球故意踢歪一些，還要內行人領會得出這番美意，使得南華隊大樂，他也很感安慰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在馬尼拉舉行，足球冠軍爭霸戰，中華對日本，上半時譚江柏先頂入一球領先，接著得一只十二碼，由李惠堂主踢，因場內草長，又用力過輕，被日本門將救出。所幸下半場迫成三比三和局時，又得一只十二碼，李惠堂改用猛射，日本門將無法挽救，中華隊終於得到最後勝利，造成連得九屆冠軍的光榮紀錄。

還有一次失足是一九四七年，香港隊和南下的上海隊作埠際賽，上海隊被罰十二碼，由他主罰竟被門將張邦綸救出，一時無不嘖嘖稱奇，正是襄陽一戰，豎子成名，張邦綸因此贏得一九四八年倫敦奧運會國腳的資格。

被罰十二碼球是足球比賽中最慘重的刑罰，照理被罰的是九死一生，不過有時情緒太過緊張會影響主罰球員的心理，造成失誤，所以李惠堂說，他也只有九成把握。(未完待續)



① 李惠堂（右二）一九七四年七十歲生日，與左起：黃季陸、李大超、黎玉璽合影，右為鄭為元。
② 李惠堂一九六五年任中華民國足球隊教練時留影。



① 李惠堂（右）早年與方瑀（左）合影。
② 李惠堂（左）與高魁元（右）晤談時合影。

